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十三輯  
沈雲龍主編

戊戌奏稿  
康有爲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辛亥五月印行

戊戌奏藁

WE 1799/01

序

起海濱疎賤之儒處百日至促之期冒盈廷守舊之怒當此  
索專制之焰而閉天下不敢開之口掃數千年叢積之弊開  
中國維新之局雷霆霹靂民物昭蘇萬國震驚改視易聽自  
古以來未之有聞也而吾師南海先生以之吾師雖通籍于  
朝而歸講學于粵未嘗一日服官也及丁酉戊戌之間膠旅  
之割常熟翁相國進賢于下

德宗景皇帝倚聽于上先生一旦起芒屨整冠裾明良相得  
魚水君臣蓋自宋世來人士以經術文學爲人主教信諫行  
言聽大變舊法者自王安石以後未有其比也蓋自王安石  
創經義試士之制行之千年武后行弓刀步石武科之制行

之千餘年蕭何行漕運之制行之二千年皆至先生而後廢  
之定國是請立憲大譯書派游學興創新象緣管放旂兵易  
官制及後此百凡新制甚至剪髮易服皆自先生而始開之  
繫中國數千年政治之變得失存亡之局二千年來未有若  
先生關係之大者也嗟夫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古  
未見其人則于先生見之雖然非有神武聖明之主推心置  
腹先生又安能進盡忠言哉從古國家之盛治必舉主賢臣  
之遇合而後成之在吾國則湯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劉  
先主之于諸葛周世宗之于王朴是也其在歐土則德威廉  
第一之于俾士麥意伊曼奴核之于嘉高是也  
德宗與先生之詔曰他日更效馳驅共建大業若天祐之竟

其設施積至今日中國之強盛豈有比哉故夫聖主賢臣之  
遇曠千載而難逢若既遇之且成功大效彰彰矣而歷于呂  
武君臣同職致使大業不就成功難廣

德宗既升遐而先生亦永棄慈遺一老長流絕海中國岌岌  
危于累卵及貴政院既開議員群請開黨禁而未獲豈天之  
不祐中國耶讀斯文者念天地之悠悠能不愴然而淚下也  
宣統三年三月弟子三水徐勤敢書簡端以告國人

比日委和月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

一戊戌數月間 先生手撰 奏摺都六十三首一代變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謄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憶內子聞巖文圃先生女也累年搜輯鈔存得二十篇遲遲久待終無由搜全懼久而彌佚先印之以應天下之望餘俟搜得陸續補印

一存目十三篇先附於此搜得補印

一各篇先後按月爲次

一先生進呈編書亦在此時今將其序文五篇附刻于後

一戊戌前之奏稿編書已久刊行故今不具

宣統三年三月

編者弟子麥仲華謹識



--	--	--	--	--	--	--	--	--	--	--

南海先生戊戌奏稿

請告 天 祖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 四月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 四月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 四月

請開學校摺 五月

請廣譯日本書派遊學摺 五月

請勵工藝獎創新摺 五月

請裁綠營放旗兵改營勇爲巡警仿德日而練兵摺 五月

請尊 孔聖爲國教立教部教會以 孔子紀年而廢淫祀

摺 六月

請定立憲開國會摺代 內閣學士潘普通武 六月

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 六月

謝 賞編書銀兩乞預定開國會期並先選才議政許民上

言事摺 六月

請禁婦女纏足摺 六月

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 七月

請廢漕運改以漕款築鐵路摺 七月

請計全局籌巨款以行新政築鐵路起海陸軍摺 七月

請設新京摺 七月廿日後

請斷髮易服改元摺 七月廿日

爭割旅順摺 以下暫闕

請勸農摺

請重商摺

請飭查盛宣懷借戶部款歲息六十萬撥充大學堂經費片

請成監金摺

請召用馮子材充京營摺 附保薦半春畫片

請保護華僑摺

請改定法律摺

請改官制摺

請安外教摺

薦袁世凱摺

派督辦官報局謝 恩摺

遵 旨出京報啓行日期摺

進呈編書序目附

進呈俄大彼得變法考序 正月

進呈日本明治變政考序 正月

進呈突厥削弱記序 五月

進呈法國革命記序 六月

進呈波蘭分滅記序 七月

補錄

應詔統籌全局摺 正月

呈請代奏皇帝第七疏 正月

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 五月

請告 天祖 誓羣臣以變法定國是摺 四 川  
奏爲決行變法。請上告

天

祖。大誓羣臣。以定國是而一人心。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自東事敗後。近者膠旅繼割。國勢凌夷。瓜分日聞。幾不國矣。所以至于此者。一統閉關之治。與列國競爭之治。若冬夏冰炭之相反。水陸舟車之異宜也。今我國處競爭之新世。而行閉關之舊法。安得不危敗乎。夫秋扇必捐。堂簞無用。五月之裘難披。岸上之船不住。物之公理也。禮以時爲大。而孔子時聖。逆天不祥。違時必敗。若當變不變。必有代變之者矣。與其人爲變之。何如已自變之。之爲安適。夫印度者人

代變者也。日本者已自變者也。得失之故可以鑒矣。

皇上聖明神武。奉天審時。知時變之宜。民觀會通而行禮。審得失成敗之故。決維新更始之謀。誠爲不世出而膺昌期者矣。然非常之原。黎民所懼。變易之始。守舊所疑。蓋變者無以定。韶武鄭衛之聲。替者無以辨。采色文章之美。蜀犬見日而吠之。愚開閉塞之夫。安其所習。毀所未見。昔滕文公趙武靈王。魏文帝變法之時。父兄百官。蓋皆不欲。極力阻撓。俄大彼得之變法。羣臣陰欲廢之。惟賴諸主剛斷不惑。羣言故能致治強。光烈昭著。比年以來。

皇上有意變法。而盈朝洶洶。不可嚮邇。親貴抗違。耆舊力諍。舉僚而繼而後言。舉政始行而中廢。乃至在

旨發議乃推延而不議

明詔施行。乃束閣而不行。人心衆論。紛紛世世。譬行船駕駛。宜定方針。乃船主措之于南。而舵手推之于北。以此而求登彼岸。不亦難哉。臣愚竊竊憂之。又竊反覆爲

皇上計之。若令守舊不變。而土地可保。

宗社無恙。可長此終古也。則臣愚亦謂勿變也。然守舊不變之危。敗成事已見矣。故徇守舊親貴之意。則

宗社土地不保。試問守舊親貴與

宗社國土孰重乎。

皇上受

祖宗之付託。爲國民所託命。愛



宗社土地而保之乎。抑愛守舊觀貴而保之乎。但以此比較。皇上今之行政。若何可以立斷矣。故今茲大變。百度非皇上乾剛睿斷不可。即

皇上能奮乾剛而非大舉督禮。明定國是。昭示

聖意。俾萬衆回首改觀。勇聽不足以一人心而定步趨也。日本明治之初。決行變法。大集羣臣。以五事誓于太廟。蓋變法者必行之途徑階級也。

皇上上法。滕文公魏文帝之英明。外探俄彼得日本明治之政術。乞明詔天下。擇日齋沐。大集羣臣。無小無大。誓于

天壇

太廟。亦如日本以五事上告

天

願。探萬國之良規。行憲法之公議。御門警衆。決定國是。以變  
法維新。爲行政方針。有違此誓。罔茲無赦。若行此乎。當震震  
厲。萬物昭蘇。人心乃一。羣疑乃釋。然後羣臣恪恭震動。同奉  
聖意。力行維新。天下更始。新政之行。當如流水。惟

皇上留意幸察。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廢八股試帖楷法試士改用策論摺四月

奏爲恭謝

天恩。特許專摺奏事。請罷棄八股試帖楷法取士。復用策論。冀養人才。以爲國用。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以疎賤。荷蒙

召對。詢臣以中外之事。救國之議。對逾二時。皆承嘉納。

天顏有喜。並問取所著各書。咸令寫進。又令隨時上陳。特許專摺奏事。殊恩異數。非臣之職所當被。蒙躬骨碎身。非國之舉所能上報。臣竊惟今變法之道。萬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得才之道。多端而莫先于改科舉。今學校未成。科舉之法。未能驟廢。則真先于廢棄八股與。夫八股之無用。臣即棄八股以

竊科第者也。從其業之既久，知其害之尤深。面對未詳，敢爲我

皇上先陳之。夫自春秋譏世卿而選郊野，漢世舉孝秀而考經行，六朝至唐宋，詞章與帖括並用。元明及國朝，經義與試帖俱行。自周與宋，曾取士于學校。經漢迄今，多試士以策論。雖立法各殊科，要較之萬國，比之歐土，皆用貴族，尤爲非才。則選秀于郊，吾爲美矣。任官先試，我莫先焉。美國行之，實師于我。夫若漢之光祿四行，宋臣司馬光之十科試士，朱子之學校貢舉法，皆爲良法，惜不見行。且凡法雖美，經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時會大非，而不與時消息，改絃更張，則陷溺人才，不周時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推宋王安石之以經義

試士也。蓋鑒于詩賦之浮華寡實。帖括之迂腐無用。故欲藉先聖深博之經。文令學者發精微之大義。以爲諸經包括人天。兼該治教。經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發明其大義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經致用。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迨至明與國初。人士漸陋。然挾經心而明義理。扶人倫而闡心性。當閉關之世。雖未盡足以育才興學。猶幸以正世道。人心焉。惟垂爲科舉。立法過嚴。以爲代聖立言。體裁宜正。不能旁稱諸子而雜其說。不能遽引後世而謬其時。故非三代之書不得讀。非諸經之說不得覽。于是漢後羣書。禁不得用。乃聖先棄諸子。戒不得觀。其博學方聞之士。文章爾雅。援引今故。聞微子緯。旁及異域。則以爲犯功令而黜落之。若章句啓儒。學問止于論語。

經義未聞漢書。讀禮記則嚴刑圖恤。學春秋則束閣三傳。若夫周禮以經圖家。儀禮以範人倫。以試題不及。無人讀。乃垂詩書易禮之本。經亦復束漢注。唐疏而不觀。甚乃學庸論孟之微言。亦只守鬼圃坊本之陋說。蓋以功令所垂。解義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簡。三場只重首場。故令諸生荒棄羣經。惟讀四書。謝絕學問。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學。掃地無用。束閣不讀矣。漸乃忘爲經義。惟以聲調爲高歌。豈知聖言。幾類俳優之曲本。東塗西抹。自童年而伊唔摹仿。妃青儷白。迄白首而按節吟哦。旣因陋而就簡。咸閉聽而黜明。試官妄取。謬種展轉。以相傳。學子循聲沒字。空疏而登第。雖有經文五義。皆以短篇虛衍。雖有問策五道。皆依題字空對。但八股清

通。楷法闕美。即可爲巍科進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爲何代人。漢祖唐宗爲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輿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瞪目。不知何語矣。旣流爲笑語。復乘文衡。則其展轉引收。爲若何才俊乎。然凡此所譏。尙屬進士舉貢生員以上者也。若夫童試。惡習尤苛。斷剪經文。割截聖語。其小題有枯困縮脚之異。其搭題有截上截下之奇。其行文有鈞伏渡挽之法。譬如中庸及其廣大草木生之。則上去及其廣三字。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爲題。如此之例。不可殫書。無理無情。以難學者。不止上侮聖書。試問工之何益。而上自嘉道。下迄同光。舉國人士。伏案揣摩。皆不出此大草之文法也。夫人士之才。否國命之所寄託也。舉貢諸生。

爲數無幾。若重生者。士之初基。吾國凡爲縣千五百。大縣重  
生數千。小縣亦復數百。但每縣難以七百計之。幾近百萬人  
矣。夫各國試皆無額。惟通是求。而吾國學額寡少。率百數十  
額。乃錄一人。故錄取者百之一。而新試者不止百之一。故多  
有總角應試。耄耄猶未青其衿者。或十年就試。已乃爲業。假  
三十年之通。則爲三百萬人矣。故有人士終身。未及作一大  
題。以發聖經大義者。夫以總角。至壯至老。實爲最有用之年  
華。最可用之精力。假以從事科學。講求政藝。則三百萬之人  
才。足以當荷蘭瑞典丹墨瑞士之民數矣。以爲國用。何求不  
得。何欲不成。乃以三百萬可用之精力。人才。月日。鈎心鬪角。  
斂精費神。舉而投之。枯困。搭截。文法之中。以言聖經之大義。



皆不與之。以發明也。徒令其不識。不知無才無用。盲聾老死。是比白起之坑長平。趙卒四十萬。尙十倍之。其立法之謬異。流弊之奇駭。誠古今所未聞。而外人所尤怪詫者矣。即以臣論。卯角學文。于小題搭載。尤畏苦之。其文法嚴苛。過于鉗網。觸處皆犯。束書不讀。稍能習熟。若復涉羣書。置而不事。即復犯文法。故六應重試。見憤以此。知其于學問。最相阻相反也。且重生者。全國人之蒙師也。師之愚陋。盲聾。既極。則全國人之閉塞。愚盲。益甚。是投全國人于盲聾也。何以爲國。昔在一統閉關之世。前朝以之愚民。則可矣。若夫今者。萬國交通。以文學政。舊相競。少不若人。敗亡隨之。當此綢繆未雨之時。爲興學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猶恐其不能以立國也。而

乃以八股試多士。以小題枯因。截搭轉人才。投舉國才智。于  
官。皆。僅。聽。其。稱。爲。有。用。之。學。以。爲。教。時。之。才。也。不。亦。反。乎。然  
則中國之割地。敗兵也。非他爲之。而八股教之也。故臣生平  
論政。尤痛恨之。即日面奏。

荷蒙

聖訓。以八股爲學。非所用。仰見

聖明。洞見積弊。夫

皇上既深知其無用矣。何不立行廢棄之乎。此在

明詔。一轉移間耳。而舉國數百萬人士。立可掃雲霧而見青天矣。從此內講中國文學。以研經義。圖開筆。故名物。則爲有用之才。外求各國科學。以研工。藝。物。理。政。教。法。律。則爲通方。

之學以中國之大。求人才之多。在反掌聞耳。尙慮羣臣守舊。或有阻撓。

皇上睿慮。內斷于心。請勿下部議。特發

明詔。立廢八股。其今鄉會童試。請改試策論。以其體裁。能通古証今。會文切理。本經原史。明中通外。猶可教空疏之宿弊。專有用之問學。然後宏開校會。教以科學。俟學校盡開。徐廢科舉。其試帖風雲月露之調。亦皆無用。其楷法方光鳥之尙。尤爲費時。昔在閉關之世。或以粉飾夫承平。今當多難之秋。不必斂精于無用。應請定例。並罷試帖。嚴戒考官。勿尙楷法。庶幾人士專研有用之學。其于立國育才。所關至大。臣愚願願。首以是請。

恭摺叩謝

天恩。伏惟

皇上聖鑒。謹奏。

請停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摺 四月

奏爲請停止弓刀石武試改設兵校以整武備養人才恭摺  
仰祈

聖鑒事。竊維中國武備不修久矣。頃者東事之敗。割遼臺。賠  
巨款。舉國痛心。弱形暴露。各國輕視。瓜分日聞。禍至無日。戒  
懼難忘。而猶有守舊最奇之制。實爲敗軍割地之由。東敗已  
閱三年。至今尙不改革。臣工盈朝。竟無人爲

皇上力言者。臣誠痛具。謹爲我

皇上陳之。自嘉道以來。汽船飛渡。萬國輪通。歐美列強。偶歷  
時集。鴉片戰敗而香港割。熱河違幸而京師破。諸口通商。形  
見勢逼。未幾而安南緬甸。琉球交矣。乃者會盟時同。列國

交還。亦復以強弱得失。互相比校。精不如人。滅亡隨之。波蘭  
印度。尙爲遠勝。突尼斯屬達加斯加之亡。乃其近者。則吾中  
國今日。已非一統閉關之舊。而爲武備政治比校之列國矣。  
試問列國之武備何如乎。自昔國以小勝法。自是各國效之。  
舉國民皆爲兵。其兵皆入校。礮兵馬兵步兵工醫輜重各習  
其科。皆有文學算數地圖兵法之學。不止步伐營陣之法。跳  
洞逾壘之粗也。自小校至大學。與專門各異科程。其法精密。  
將帥必自大學出。裨校亦自專校來。未入校者雖有奇才大  
功。不得爲裨校。若其講求鎗砲。非止堅輕遠準速而已也。製  
造之法。精益求精。隔山砲大徑尺許。乃可人携一段。以逾山  
越澗。若其大砲長逾十丈。彈大徑尺。長逾三尺。中藏小彈千

數。觸物開花。遠擊三十里。震燒二丈。深入八尺。其急砲可携者一分鐘而數百響。密如跳雨。製槍日精。亦復連響數十。國無大小。皆有自製槍砲。務足其國兵額數。足戰若干年月。舉國一律同式。猶復互校爭勝。舍舊從新。日異月不同。不惜敝一國之力而爲之。蓋自普以得資賜後。陸鎗勝奧。以克虜伯砲勝法後。各國之練兵製器。講求日精。而後相持莫敢發。此誠亘古所無。而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而運視吾國之兵乎。舉國既無兵械。亦無練卒。更無可比東西國者。東事之徵兵也。各省驅乞丐應之。其至奉天。持槍寒慄。其槍皆鑊舊朽敗。事急購于外國。則得人廢棄之鎗。不堅不輕。不遠不速。即能準何益。增敗而已。或至用舊製怕槍。至可怪矣。嗚呼。

類是火器也乃者

皇上天閱。群臣並侍。戎衛至肅。外人亦持影鏡自遠而來。覩臣嘗竊陪觀。則走馬而前者。乃左挾雕弓而右加羽矢。鉦鼓一鳴。正鵠命中。銀牌賞下。大衆懽呼。外人拓影。傳徧萬國。不知。

皇上以爲遊戲乎。抑以爲整武備也。若以爲遊戲。豈可儼御容。集千官。羅萬騎。陳十萬士卒而爲之。若以爲整武也。則挾歐人六百年前之軍械。博物院之古玩。以與今之克虜伯。敵開花彈敵也。臣未知所爲言也。若夫京師旌兵數十萬。講武日習。則皆張鵠于巷。挾矢于野。歐美人亦時旁觀之。臣竊旁視。未嘗不痛心。各省綠營大閱。亦若此矣。歲糜千萬之餉。以



養此爲國防。然乃若是。不重可怪笑哉。又試徧觀武鄉會試。及各省府州縣生童試。此武舉人生童皆一國壯佼膂力之勇夫也。以千五百縣合計之。殆百萬人矣。而所日夕習練。做精費日。師教弟學。破家產。費十數年歲而爲之。以爭此進士舉。人生員之上賞。得之則仕爲將校。總詰兵戎者。則拉弓舉刀。抱石之技也。夫武試之制。始于唐之武后。于今千二百年矣。乃在德意志初祖沙立曼未出世之前。此真博物院之古物。足供考古者。豈今猶可抱巨石以投人。舞大刀而相鬪。鳴長鑼以相驚乎。以此弓刀石而與數十響之後膛鎗開花彈之克虜伯礮相校乎。既必無是理矣。雖今練軍皆用洋鎗。無用弓刀石者。既知不可用。而令數十萬之旂兵百萬之武舉。